

# 最后 一百天

新华出版社

11.241/32

1183399

# 最后一天

(美) 约翰·托兰 著

诸 葛 仓 麟 毛 雪 良

张 鼎 直 谭 发 瑜 译

杨 京 德 方 裕 贵

吴 葆 璋 校

RD29/19

新 华 出 版 社

Titre original de l'ouvrage,

THE LAST 100 DAYS

Traduit de l'américain par

LAURE GAGNON

本书根据法国calmann—Lévy出版社1967年版译出

## 最 后 一 百 天

〔美〕约翰·托兰著

诸葛仓麟 毛雪良 张鼎直 译  
谭发瑜 杨京德 方裕贵  
吴葆璋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排字  
北京丰台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625印张 插页4张 592,000字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2,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21 定价：2.65元



三巨头在雅尔塔



一位苏联红军战士把红旗插在国会大厦的废墟上。

# 序

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难得有100天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100天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三个月之内，罗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先后死去，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已日薄西山。胜利的日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具有令人惊异的希望和难以置信的恐怖时代的开端。

我试图象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再现那些非凡时日的历史，同时，勾划一下希特勒、希姆莱、戈林之流的形象。不过，这并不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临其境的描绘，而是局外人的客观追述。

我和21个国家的见证人的数百次谈话是本书的基础。这些人都曾以不同身份，与书中描写的事件有过牵连。本书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们所提供的见证。这些见证人进行了揭露，有时还进行了鞭挞，名符其实的揭露与鞭挞。现在应该做的，正是揭露而不再是控诉了。

此外，本书还有数千个第一手材料来源：事后的追记；参谋部的日志和专题材料；大量的机密文电和迄今连历史学家还未曾占有的私人资料（例如，巴顿的参谋长霍伯特·盖伊中校的日记。他首次同意我们参阅他根据巴顿的命令所作的日记）。最后，我还查阅了大量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书籍。

书中的对话片断，决非臆造。它们摘自追记稿、速记稿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书末的参考书目按照章节次序提供了本书所引用的全部材料的出处。

马克斯·比尔博姆曾经写道：“历史是一部艺术作品，它摆脱了一切应景言词和一切明确目标。”我的希望是，通过本书再现历史事件，既让时间的推移保证对往事的回忆不偏不倚，又让历史的兴味所在，“应景言词和明确目标”，不至消失。

# 目 录

## 第 一 部 分 凌 厉 的 攻 势

东线狂澜·····	( 3 )
“最后一分钟”·····	(31)
“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	(48)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78)
“赞同罗斯福的裁决”·····	(102)
在巴尔干战场·····	(146)
雷击战役·····	(164)
战争与和平·····	(192)

## 第 二 部 分 西 线 攻 势

“铁幕将要落下来”·····	(221)
潮涨潮落·····	(236)
“要是大桥在我面前炸毁，那该怎么办呢？”·····	(253)
“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305)
纵横字谜行动·····	(323)



斯赫尔大楼 .....	(338)
在两河之间 .....	(347)
“美妙的一天” .....	(372)
鲍姆别动队 .....	(395)
在兰斯作出的决定 .....	(416)
罗斯袋形阵地 .....	(440)

### 第三部分 东西会师

“O—5” .....	(463)
“如此卑劣的歪曲” .....	(489)
西线的胜利 .....	(526)
“险境” .....	(544)
“元首歇斯底里大发作” .....	(576)
“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607)

### 第四部分 并非完整的胜利

“追捕歹徒” .....	(635)
“意大利解决办法” .....	(650)
独裁者之死 .....	(669)
“元首死了” .....	(709)
“而现在，你却在我们背后插刀” .....	(738)
“东方的铁幕越来越接近了” .....	(749)
漫长的投降的开端 .....	(765)
“自由的旗帜正在全欧洲飘扬” .....	(785)

第一部份

凌厉的攻势



## 东 线 狂 澜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柏林东南60公里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1万名盟军士兵显露出某种压抑的兴奋。尽管严寒刺骨，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战俘们还是拥挤在营房前，议论着最新消息：俄国人已经打到东边不到35公里的地方，而且还在继续前进。

两周前，关于红军发动重大攻势的风声，开始通过看守们传进战俘营。看守们看上去很焦急，战俘们却精神振作起来。忽然，有一天，几个看守暗示，柏林来了命令，战俘营要成为堡垒，成为坚守到底的孤立据点。过了几天，又风闻德国人要拿战俘当人质：假如俄国人试图围困战俘营，他们就枪毙战俘。随后，又传来更加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将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情绪令人不安的低落，美军准将、萨岗资格最老的军官阿瑟·瓦纳曼不得不下令，立即停止传播小道消息，加快做好可能向西部强行军的准备。一个战俘在日记中写道：“营房简直成了慈善的女施主开办的缝纫工场。”人们在床上盘腿坐着，有的用大衣下摆裁剪着似象不象的手套，有的赶制风雪帽，还有的用长裤改制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碎木头和床板钉雪橇。

但是，小道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一月二十六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房间召集会议。他说 他用秘密无线电偷听到的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消息知道，俄国人离萨岗只有35公里了。他叫大家不要鼓掌。然后，接着说，他们很可能要作一次横跨德国的强行军。“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准备应付一切不测事件。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要相信上帝。”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准备就绪。撤退时要用的手提包堆放在各营房前；衣物已叠好放在床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不停地下着。人们在奇异的宁静中警惕地等待着。许多人透过高高的铁丝网，看着那排枝条挂满雪花的松树。远处，茫茫一片。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国家和北非。他的军队深入俄国领土，控制了比神圣的日尔曼罗马帝国版图还大得多的领土。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偌大的统治范围就仅仅限于德国版图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部署在从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沿线，等待发动最后的进攻。东部前线，从亚得里亚海暖洋延伸到结了冰的波罗的海，几乎已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二分之一、匈牙利的绝大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三分之一的领土，它所发动的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攻势，已经进行了15天。

一月十二日，近3百万俄国人——相当于发动进攻时登陆部队总人数的12倍——在密集的火炮和数不尽的喀秋莎大炮、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一条650公里长的战线上的装备很差的75万德军发动了突袭。最北部，伊凡·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

罗的海附近东普鲁士历史名城柯尼斯堡快速推进。他的左翼，由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帥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突击，并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之一的战场——塔能堡前进。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是红军诸将领中最享盛名的G·K·朱可夫元帥。他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三天之内拿下了华沙，现在正包围着波森，最后目标是柏林。最后，这次大规模攻势的最南侧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逼进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头部队。

德国方面，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德的北方集团军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主攻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已被包抄。其中一个军，即第四军，正在全线撤退。该军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明知希特勒严禁这样做，但还是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在该军侧翼，打开了一个约300公里长的缺口。霍斯巴赫晓得，如果不战而退，他的部队则有被歼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那些正在乘大车或徒步向西逃难的东普鲁士50万难民开辟一条走廊。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表示同意，但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海因兹·古德里安却在获悉东普鲁士主要地区未经战斗，也未经他许可已基本被放弃之后，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维斯杜拉河畔。他一直认定俄国是头号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骨子里是普鲁士人，早就暗下决心，要把他的家乡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不过，当希特勒把他召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德叛逆时，他还是强烈地替他们两人辩护。

“应该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元首说道：“应该把他们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立即解职。”

“我情愿丢掉我的右臂来替莱因哈德将军担保，”古德里安

说：“至于霍斯巴赫，”他继续说道：“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叛徒。”

希特勒没有采纳古德里安的意见。他当即撤了莱因哈德的职，代之以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这个人不久前刚刚向自己被围的部队训过话：“当形势变得阴暗，你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用拳头捶胸，并且说：‘我是国社党党员，这会给我回天之力！’”这个人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将军。这个奥地利人，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贪图安逸，聪明，思想敏锐，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希特勒。他的另一个优点是称职，这一点是值得他的部下庆幸的。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翼的中部集团军司令刚刚被希特勒撤去了指挥权。这件事，古德里安也表示了强烈的异议，特别是因为替换他的是希特勒的宠将之一斐迪南·舒埃纳尔将军。

舒埃纳尔是巴伐利亚人，身强力壮，血气方刚。这正是他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的好条件。他的左翼被朱可夫切割，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在巡视了整个前线 and 后方之后，他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体制，普遍激发了他所视察过的各部队的斗志。在后方，当他把文职人员抽出并发给他们武器时，却遭到了人们的怨恨。在前方，士兵和最年轻的军官从来只能远远地瞭一眼他们的集团军司令，可舒埃纳尔却赢得了下属的尊敬。他声称要就地枪决任何逃兵；他答应把最好的粮食、服装送到前线；他和部下接触时，总象伙伴一样，轻轻拍着对方肩膀，这种做法使那些旧式军官快快不快；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就该挨骂的将军，却把烤饼、糖果送给士兵们吃。

他忠于希特勒就象奈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一月二十七日这天，舒埃纳尔用很不正统的方法，整编了中部集团军，建

立了一条松松垮垮的战线。但不管如何松垮，还是一条战线。它一度牵制了势如潮涌、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人。不过，他当然没能堵住朱可夫——德国人最惧怕的俄国人——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的缺口。

古德里安正为此而惴惴不安。他对希特勒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遏止朱可夫的坦克的势如破竹的进攻，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救援集团军，以便堵住舒埃纳尔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突破口。古德里安建议这支队伍由杰出的、骁勇的陆军元帅马克西米立安·冯·魏克斯指挥。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支集团军，但认为魏克斯已经疲惫不堪。“我怀疑他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道。希特勒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sup>①</sup>——德国第

---

① 希姆莱主要职务是党卫队帝国元首(黑衫队全国首脑)。党卫队最初是由希特勒组织的一支280人的精悍贴身卫队，曾宣誓对希特勒绝对服从。希姆莱以这支卫队为骨干，把黑衫队扩编为庞大而有效的完全为元首效劳的组织。其成员根据国家社会主义优生学精选，公开招收。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雅利安人均在吸收之列。党卫队包括若干部门，每个部门均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

A、“一般党卫队”，由青一色文职人员组成，大部分成员是外交家、高级职员、实业家、律师、医生等。他们在“一般党卫队”内均身居要职。

B、“帝国安全总局”，是非军事和准军事机构，下设七个处，最重要的有：第三处(德国国内保安处)；第四处，即盖世太保(国家警察)；第五处(刑事警察)；第六处(情报处)。1941年帝国安全总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刺身死，局长职务空缺一年后，由埃内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博士接任。

C、“武装党卫队”，纯军事机构。它的精锐师中，有若干个由来自比利时、法国、荷兰、挪威、立陶宛、丹麦、瑞典、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志愿人员组成，目的是抵制布尔什维主义。

D、“骷髅联队”，准军事组织。负责集中营警卫。联队成员大部分是年长的或负过伤的、不能去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九四〇年，身强力壮的青年经过训练，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骷髅师”，后来成为“武装党卫队”的一部分。



二个最有权力的人。

古德里安忿忿地表示反对。他说，希姆莱在军事上毫无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帝国元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光是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去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前线作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激起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反感。其他军官嘲弄凯特尔，按照德文谐音，曾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同样固执己见。他说，希姆莱作为救援军司令，是唯一一个能立即组建一支有效部队的人选。这里，不言自明的是，希姆莱是少数几个他还信得过的人之一。

希姆莱以听到元首的任何倡议时惯有的盲目热情领受了这项任务，并宣称他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杜拉河。经商定，这支新军取名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希姆莱乘坐自己的专列前往东部前线。在离柏林80公里的地方，他渡过了奥得河，继续前进，抵达维斯杜拉河附近但泽正南的一个地方。然而，面对朱可夫，他只有几个参谋和一张过了时的形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他的集团军只是个空架子。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不加思索地设了一道从维斯杜拉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向北对波美拉尼亚湾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扎扎实实地挡住了小门，却把正门大大地敞开了。

朱可夫丝毫不打算被引入绝路，他干脆从希姆莱的侧翼迂回过去继续朝正西推进，只遭到一些孤立敌军的骚扰。一月二十七日，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距柏林160公里的地方了。他的前面是奥得河。这是拿下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天然屏障。